

帝国主义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Д143

27

帝 国 主 义

卡尔·考茨基著

史 集 译

God. 1. 1. 1.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Karl Kautsky
DER IMPERIALISMUS

根据德文《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二卷
(1913—1914年)第二册第二十一期译出

帝国主义

(德) 卡尔·考茨基著

史集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 · 字数 45,000

1964年9月第1版

196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120 定价(七) 0.29元

印数 0,001—3,000

出版者說明

考茨基的《帝国主义》一文写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大战爆发后，发表在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的《新时代》杂志上。这个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理論刊物（周刊），由考茨基主編。

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他自己給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分析了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鼓吹帝国主义发展成“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文章包含了考茨基此后进一步發揮的“超帝国主义”論的一切主要論点。这是考茨基公开背叛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曾多次对考茨基这种謬論加以駁斥，认为“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論，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一种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論”（《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99頁）。

考茨基的所謂帝国主义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資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資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論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产业資本的統治，而在于財政資本的統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

考茨基在提出帝国主义的定义时，还表示反对把現代資本主义的一切現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統治和殖民政策都概括

到帝国主义名下，反对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这就是說，考茨基否认帝国主义的經濟基础是金融資本和垄断制，否认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特殊的阶段，即垄断阶段。

考茨基认为，資本主义工业国在进行扩展时，可能采用种种的形式。比如，当英国保持作为世界工場的独占地位时，采用的是自由貿易的形式。随着其他西欧国家和美国資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开始用保护关税来抵制英国的自由貿易，要求共同来瓜分世界上的农业地区，引起了英国的反击，这样，英国被迫放弃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就为帝国主义政策所代替了。与此同时，資本主义工业国为了扩大市場和原料来源，在农业地区进行資本輸出，其結果，刺激了农业国本身的工业发展，引起了竞争。为了保证輸出的資本有利可图，資本主义工业国力图使农业国只从事农业生产，形成“資本主义工业国把农业地区”“当成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来加以征服的新的动机”。考茨基认为，这就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最重要根源。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定义和帝国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割裂了帝国主义政治和經濟的联系，迴避了帝国主义同金融資本和垄断制的必然联系，其目的在为把帝国主义說成只是“資本主义进行扩展时可以采取的形式之一”，或者說是“一种特殊形式”、“一种政策”。考茨基說：“自由貿易在半个世紀以前，正像帝国主义在今天一样，被看成資本主义的頂峰”，“因此，既然自由貿易能为帝国主义所代替，帝国主义当然也能够为另一种政策所代替。”考茨基虽然也說，“我們当然必須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但是既然反对的只是“一种政策”，而不是这种政策的經濟基础，那只不过是資產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实际上等于更巧妙、更隱蔽也就是更危險地宣传同帝国主义妥协。

考茨基虽然无法否认，帝国主义所引起的軍备竞赛、世界大战、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本国无产阶级反抗的增长等等，“威胁着帝国主义的全体”；但是，他却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資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只要帝国主义改变目前的政策，不是通过强力而是通过和平的方法，資本主义还不一定会走向穷途末路，因为“任何資本主义大国在同其他类似国家的对抗中扩大自己的殖民地国家的要求，仅仅是促进資本主义扩张的許多手段之一”，而“改变这种意图是完全可能的。”“可見，从純經濟的立場看来，資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

考茨基进而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有可能促使“最后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工业大国的“联合”，将出现一个裁减軍备和持久和平的“新时代”。为此，考茨基祈求資本家不要为“資本扩张”而采取任何帝国主义行动，而应该联合起来。他說：“資本主义經濟受到資本主义国家的对立的最严重威胁。任何一个有远見的資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資本家联合起来！”

考茨基只看到垄断发展与垄断間的联系加强的一面，而完全抹煞了垄断資本主义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从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面。考茨基不愿意看到卡特尔不能拯救資本主义、消灭危机，而只能使資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現象更加剧烈；国际卡特尔也不能消灭战争，而只能使重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列宁曾指出：“所謂用卡特尔来消灭危机，这完全是拼命替資本主义粉飾的资产阶级經濟学家的謊話。”（《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00頁）列宁还說：“資本主义现实中的（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儈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

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結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間的‘暂时休战’。”(同上书，第 288—289 頁)

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继这篇《帝国主义》，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再鼓吹他的“超帝国主义”論，本书摘录了他的《两本論述重新学习的书》等四篇文章中的有关章节和段落，附在本文之后，以供讀者参考。不管考茨基把他的“超帝国主义”論如何精巧設計，目的无非在掩盖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轉移人民群众的視綫，麻痹他們的斗志，使他們只是坐待可能到来的所謂“超帝国主义”的虛假前途。无怪乎列宁认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論是“超等廢話”，除了“只会找到反动思想和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此外再找不到任何別的东西”。

目 录

帝国主义	1
------------	---

附录

两本論述重新学习的书 (摘录)	20
-----------------------	----

再論我們的幻想 (摘录)	38
--------------------	----

帝国主义战争 (摘录)	41
-------------------	----

帝国主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卷第五編第八章	53
----------------------------	----

帝国主义^①

一、生产的比例性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我們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这个詞今天随时随地都在应用，可是人們談得越多，討論得越多，它就变得越不确定，这当然就使人很难得到任何了解。今天我們已經到了这样的地步：把現代資本主义的一切現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統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按照这样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資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但是这种認識只是意味着最乏味的同义反复，除了說資本主义如果没有資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以外，什么也沒有說。

如果我們不是按照这种广泛的意义，而是按照这个詞的起源于英国的历史确定性来理解它，那么，它所指的就只是那些政治意图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些政治意图固然是由現代資本主义产生的，但是决不等于現代資本主义。

大約一个世代以来，英国人把帝国主义一方面理解为把巨大殖民国家的所有部分同宗主国合并成一个統一国家的意图，另一方面理解为越来越扩大这个国家的意图。在“大不列顛”以外的其

① 本文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已經写成。它本应刊登在准备为祝賀計劃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而出版的那一期上。这次代表大会同其他許多事情一样，也由于近日的事变而告取消。但是这篇文章本身（尽管它是純粹理論性的）却没有因此失去同实践的联繫，它是试图对說明实践有所帮助的。我們刊出本文时删去了与国际代表大会有关的地方，补充了一些对于战争的考虑。——《新时代》編輯部

他国家中，所謂帝国主义实际上只是指后一种意图，因为没有別的国家像英国那样拥有独立的殖民地。

但是并不是任何擴張本国領土的意图都可以称作帝国主义。否則我們就必須說帝国主义像有文字記載的历史那样古老了。通过合并由同一民族的成員居住的邻近地区来扩大国家的意图，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此，說什么塞爾維亞帝国主义，也是完全錯誤的。不能把标志着十九世紀的大部分的这一意图看作帝国主义，同样也不能把特別是在十八世紀十分强烈的获得极富饒的高度工业化地区的意图看作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資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資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要理解这种意图，必須首先弄清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农业和工业之間的相互作用。为了便于闡述，我們在下面把处于农业和加工工业之間的中間地位的采掘工业——矿业——撇开不談。

魁奈在他的《經濟表》中列出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这两大部类，并且对以下問題作了考察：即如果要它們之中的每一部类都获得一切手段以繼續生产过程的話，这两大部类之間必須怎样进行交换。

同时他不仅把这一周轉过程看成**商品**的周轉过程，而且也看成**資本**的周轉过程。他不仅研究了农业产品怎样同工业产品进行交换，而且也研究了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所必須經過的途徑。尽管这是天才的表述，但是它的錯誤在于，魁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造成剩余价值的劳动。

馬克思一开始研究資本的周轉过程时，就不得不首先把农业同工业的差别撇开。因为在这两个生产部門中，每一部門的劳动，当它被資本主义式地使用的时候，都同样地造成价值和剩余价值。

但是，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資本的周轉时，也沒有把它的各个組成部分特有的物质形式撇开不管。

为了进行这一考察，他作出了一个不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区分，即关于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区分。就像任何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为了消費而进行生产，或者更正确些說，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者也是为了消費的目的而进行生产。只不过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各个生产者不是直接生产自己打算消費的那些消費品，而是为別的生产者生产消費品，以便再从他們那里为自己换来消費品。

如果要社会能够以它向来的形式繼續存在下去，那么它的成員必須有足够的消費資料。这就是說，消費資料要像他們所需要的以及他們掌握的价值所能够交換的那样多。如果消費資料生产得更多，那么它的銷售以及从而它的生产也要陷于停頓。

但是如果生产为維持社会所必需的数量消費資料，那么也必须具备必要数量的生产資料。如果生产出来的生产資料比制造消費資料所必需的要多，那末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滯銷，因而它的生产者就会被剝夺用它换来消費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資料生产得太少，消費資料的生产就会陷于停頓。由此可見，如果要整个生产过程毫无阻碍地进行，那么生产資料的生产同消費資料的生产之間就要始終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一比例随着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是确定的。如果实际情况同这一比例不相符合，那么它就要通过价格波动和危机来力求实现。

但是显然不仅是这两大部类之間必須存在应有的比例关系。还可以談得更詳細些，例如在消費資料項下区分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分类。但是这往往是多余的工作，因为很难由此得到对資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新的認識。

只有魁奈所已經採用的分成工業和農業的那種分類法才是例外。當然，重農學派把這一區分應用到再生產過程上去的那種特殊方式是同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價值論相違背的，並且已經被馬克思永遠擯棄了。但是這並不是說，從這種區分中不能再汲取一些新的知識。

一九一〇年，我在評論希法亭的《金融資本》時，已經在《工業和農業》這一專章中指出過這一點。這一章的開頭幾句話是這樣的：

“為了認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怎麼可能仍舊一再達到生產同消費之間的平衡，我們還必須根據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物質特徵作進一步的區分。除了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區分以及再把消費資料區分為奢侈品和日用品以外，還要加上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的區分。”（《新時代》，第二十九卷，第一冊，第838頁。）

大約在同一時期，我在我論述《自然界和社會中的增殖和發展》的書的一章（第十四章：《農業和資本主義》）中，以另一種方式闡述了目前生產方式中工業同農業的差別。

二、簡單商品生產

如果我們首先按工農業關係的最簡單的形態即按簡單商品生產來觀察這一關係，那麼我們最容易理解它。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工人是自己的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者，並且把產品當作現成的商品送到市場上去，或者直接為消費者，為顧客製造產品。

最初，還在這一階段以前，工業活動是農業活動的一部分。工業活動是在農業經營中進行的，或者不如說，單個的經濟機體既是工業性的，又是農業性的，它生產食品和原料並且把原料加工成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那時已經有可能在經營的各個成員之間進行

分工。一批人能够以照料牲畜为主，另一批人能够以耕作为主，第三批人能够以紡織为主，还有一批人能够以把木材和金屬加工成工具为主，如此等等。然而在經營不扩大規模和不扩充人員的时候，这种分工是局限于它所不能超越的一定的范围以內的。反之，如果个别的生产者，也就是原料加工者，走出这一項經營，不是仅仅为这一項而是为几項經營进行生产，并且从它們那里取得原料和食品，那末分工可以远为更快地扩大并且發揮經濟上的优越性。

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但是再生产过程的不間断的繼續因而也就要依賴对工业的必需的农业供应的不断繼續。

农业(林业包括在內)永远是全部过程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工业活动有可能进行以前，农业必須先提供必需的食品和很大一部分原料。另一方面，农业完全可以(至少是在原始条件下)在一个时期內不需要工业，但是工业却永远少不了农业。即使是在工具和农业劳动者的服装不更新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过程也可以按照向来的方式很好地繼續一个时期。相反，一旦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哪怕只是暫時停止，工业生产过程立刻就要停頓下来。

有两种途徑可以保证对于工业的供应。在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农民)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而相互对待的时候，工业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徑，以价值規律为基础来获得自己的原料和食品。因此，只有当他們在农民之中找到他們的工业产品的购买者时，他們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农民必需向工业生产者购买一定价值量的工业产品，其大小同工业生产者所需要的农业产品相等。

只有当这两个部类的生产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时，才会产生这种情况。

还有另外一条給工业輸送原料和食品的途徑，即人們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这条途徑在历史上起过很大

作用，并且今天还在殖民政策中起着很大作用。但是我们打算把研究局限于纯粹经济性因素上。

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无论如何是必要的，但是它经常有被突破的危险。一方面是由于乡村人口外流夺取了农业的劳动力来输送给工业，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中知识界和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生产力易于提高。可见工业产品有比农业产品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因为生产者的数目和按生产者平均的产品数量在工业中要比在农业中增加得更快。

但是这种趋势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很少采取危险的形式。手工业的发展、它的生产率的增长是缓慢的。手工业中还不存在通过过度劳动来提高生产的趋势，因为工业生产者必需自己进行这种劳动。

不过，城市劳动力的数目由于农村人口流入而得到的增加，容易受到在那一时期的城市中往往很普遍的巨大死亡率的抑制。即使在这种死亡率不能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地方，愈来愈大的供应困难也会使它受到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取决于交通道路的状况；后者决定城市人口获得他们的原料和食品的地区的范围。这个地区越小，城市就必需越小。从前的交通道路通常是很糟的，甚至水路在航行技术不足的条件也常常很少得到利用。因此为城市工业提供生活泉源的地区是很有限的。

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扩展因此很快就受到了限制。通过增加手工业者的劳动负担来扩大工业生产的动力是微弱的，通过增加城市工人的数目来扩大这种生产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三、资本主义生产

由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巩固和简单商品生产被资本主义商品生

产代替，工业生产的迅速扩大才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力。

资本家(作为一个资本家)并不亲自在自己的工厂里劳动。使独立的手工业者无法过度延长工作时间的那些障碍对资本家来说是不存在的。注意，这里说的是手工业繁荣时代的手工业者，他们还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竞争而被迫也极度折磨妻子、儿女和学徒。

资本家使他的工人为他劳动。工人的劳动痛苦他是不以为意的。对他来说，工人的劳动延续得愈长，就愈成为他的乐趣，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超过工资数额的剩余价值就愈大，他的利润、因而他的收入也就愈大。

但是个别的资本家能够不仅靠延长工时来增加生产。这种延长不管多么冷酷无情，总有体力上的限度。反之，工业资本家所雇用的**工人的数目**却没有类似的限度。是十个，是一百个，还是一千个，这只取决于他的钱袋的大小。但是每多一个受雇的工人都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额、也就是他的收入额的增加。

当然，资本家雇用工人作工的方式不是取决于他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如果他剥削一千名工人，那么他也许起初不得不作为包买主使每一个人都作为家庭工人在家里劳动。但是当他一旦同时雇用了许多工人，也就产生了把全体或某些工人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并且使他们集体劳动的可能性。因而产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经营的先决条件，这种大经营发展成了手工工场、工厂和现代的巨型企业。而且至少到现在为止，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多，而一个工厂的生产资料(厂房、机器、原料)规模的发展还要快得多，使用一个工人所要求的资本额增长得愈来愈快。

因此，随着各个资本家的利润总和的增长，在这一总和中资本家(如果他要继续增殖他的利润总和的话)不应当消费掉的、而是必须储蓄和积累起来的那一份额就相应地增长。然而，资本积累

的可能性在农业中远没有工业中那么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微小的积累可能性理解成这样：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农业家和大地主聚集资本的可能性比工业家要小一些。但是农业家所积累的每一笔资本并不都因而就成为农业资本。它还可以用股票的形式被投放于工业或铁道等等。在一定的地区内把聚集起来的资本用于农业即扩大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可能性要比同一地区的工业的资本主义扩展的可能性小一些。原因在于一系列技术和社会因素。

农业所从事的是活的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通过增加所花费的劳动来随心所欲地加速或扩大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反之，工业只要拥有足够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能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在农业的一个经营中增加工人数目要比在工业中困难得多，因为工业摆脱土地束缚的程度比农业大得多。如果一个工业资本家拥有必要的资金，那么他在把一个雇用十名工人的企业扩大成雇用一百名工人的企业时几乎不会感到缺少场地的困难。他所需要的用来扩大工厂或新建更大的工厂的那些土地，通常是随时都能找到的。而农业家就完全不同。如果他打算把所雇用的工人增加到十倍，那么在经营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他就必须把拥有的土地扩大十倍。但是，这样做时就要在四面八方同他的邻人的私有财产发生冲突，如果他要扩大自己的经营，就必须排挤他们。这在多数场合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他成功了，那末，在前面所说的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他的邻居所失去的土地以及因而失去的工人同他所得到的是一样多，全国农业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并没有增加。在一个土地已被占有的国家里，在经营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扩大个别农业经营的规模，同时增加经营的数目，以及增加整个农业所雇用的工人的数目，是不可能的。反之，在工业中，即使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工厂的平均规模、工厂的数目以及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是完全可能同时增长的。

技术发展本身对工业的影响和对农业的影响又是不相同的。技术发展的普遍趋势是使工人数目同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产品比例减少下去。然而在工业中这种减少在多数场合至今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不是引起工业工人数目的减少，而只是使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产品量比被雇用的工人数目更为迅速地增长。

在农业中却相反，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工人数目的减少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往往也是绝对的。

这些差别的影响由于在考察简单商品生产时已指出过的那种情况而更为加强了：在工业同农业分离的情况下，农业始终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没有农业不断地供应新产品，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反之，在必要时我们却能在一个时期内忍受缺乏一大批工业品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是每天都得到面粉和牛奶、肉和蔬菜的供应，那么我们在城市里就会生活得很坏。反之，我们不会因为把已经穿戴破了的衣帽继续穿戴一个时期而毁灭。例如棉纺业主在棉花不能源源供应时就不能继续开工；但是如果他的纺机陈旧了，而他又找不到或不想购买新的机器，那么他也许还能再继续用它们一年，当然这样做是很费劲的。

但是不仅如此。

农业的大宗产品远不如工业的大宗产品那么多钟多样，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变化也要少得多。谷物和牛奶、肉和土豆到处都是最主要的食品；它们不受时尚的影响。反之，如果有人要购置一件新的上衣，那末有多少种衣料可以供他挑选！而衣料的时尚又变化得多快！一个想购置纺机的纺纱业主，也可以在无数种类中挑选，而技术的进步会促使越来越新、越来越好的机器出现。

这一切就使竞争、即各企业彼此之间争夺销路的斗争这一个在农业的也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中只有微小意义的因素在资本主义